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隱集卷三 四

詳校官司業臣納鱗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王璧成

巽隱集卷三

明　程本立　撰

記

雲南西行記

昆明西南八十里為安寧州漢連然縣也又號螳螂川蠻之阿寧郎有温水鹽井唐書南蠻列傳載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五鹽井後立郎

其地也安寧而西六十里曰祿朘驛驛西北路出山頂予謂祿朘字當作嵂嵲猶嶍峨峨嵂之類也西行五十里曰煉象關關西五十里曰祿豐縣又西行五十里山甚峻路盤折又二十里曰捨資驛驛西二十里曰回蹬關西行四十里為廣通縣蠻之路甸今有路甸驛驛西百里為楚雄府即元威楚開南路蠻之峨嵂漢唐為覽州蒙氏石桑郡段氏白鹿郡也楚雄而西四十里曰呂合驛驛西三十里為鎮南州古欠舍川又號和子城由

鎮南北行百里為姚安府古名弄棟川漢為姚州唐開
靖蛉弄棟為州縣今有靖蛉驛府通守高保高明孫也
元天歷中明入朝陞姚州為路授明總管有學士歐陽
玄作陞路記保出以示予姚安西南行百里曰普淜驛
驛西行五十里為古雲南今稱小雲南西南四十里為
品甸今立雲南縣縣西北行四十里為白厓甸甸西山
有關馬關西四十里為趙州古趙瞼也段氏時為天水
郡趙州西南三十里曰龍尾關入關三十里則大理府

也出龍尾關南行百里許有石門天橋又南行七十里曰漾濞江江有橋度橋西南八十里曰打牛坪又西南行百二十里為永平縣古博南縣也永平西南行六十里俗名丁當丁山又二十里曰蘸木哈驛驛西南行二十里曰浪滄江古蘭滄也度江數里道傍有萬箭樹又百里乃永昌府自出龍尾關至永昌顛厓危磴蜀道猶天險不能過也按雲南志永昌本哀牢夷蒲蠻峨昌蠻所居諸葛武侯平蠻至此今有諸葛村由永昌後入大

理大理城北行四十里有神摩洞又十里出龍首關又十里曰鄧川州驛又北行二十里曰蒲陀崆又五十里曰觀音山又一驛府曰鶴慶古名鶴川又名漾工川蒙氏謀統郡段氏謀統府元鶴州也北行平原五十里度一山路險峻又五十乃麗江府古稱越析州即摩些路也水源出吐蕃布嚕古甸故又名布嚕天地枕金沙江以江出金故名麗江取麗水之義也又名花馬洞以鐵橋城南二十里峭壁間石色狀如花馬也故又稱花馬

國三種蠻居之曰摩些曰吐蕃曰羅羅元世祖嘗駐蹕
焉府西北行三十里地曰白沙過白沙至雪山北岳神
廟由蒙氏異年尋封雪山為北岳也雪山名玉龍峰予
留麗江通守張翥出示樊綽雲南志字多謬誤非善本
也發麗江由鶴慶入大理至普溯過沙橋乃出鎮南州
後舊道而還昆明風雨越月所歷府六龍首振其北龍
尾束其南洱水蕩其左點蒼峙其右山川城郭民風土
物雲南諸郡之勝者大理也山之峭拔為荒服之奇偉

觀者玉龍山也按元御史郭松平大理行記載雲州北十餘里山麓之間有石光可照面又名鏡州品甸有池名曰清湖湖西官道中有石紋如古篆號地符行人莫敢踐詢諸土人則莫知其說也又載自嵩甸西南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蒙氏景莊王所造標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貼金其上號曰天尊柱趙州北有高原號城塏以世祖駐蹕之故州守建佛宇旦望焚香祝壽予不能

及目乃詢趙州倅知其不誣也又載入龍關十五里有城曰太和周十有餘里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名蒙氏皮羅閣所築蒙國大治德化頌碑蜀人鄭回製文時唐代宗大歷元年也予過大和城址與碑皆然山部言也凡山水之明秀壯麗地之坦夷阨塞與夫風俗靈異具見郭記予拙於辭姑筆其概爾視郭記則有媿焉

敬思齋記

皇帝即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鎮之既

十年黔寧覲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命嗣侯歸之
鎮初黔寧之覲有歌之者曰孰為吾父孰為我母無母
奚㰱無父奚拊天夢夢乎其恤我窮窮乎及嗣侯之來
有歌之者曰于畞于畞是耕是耔維黍維稌以餴以饎
我有父母先王之子噫孰謂滇黔不可治耶然人知滇
黔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為治知所以為治而不知所以
出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
乎何以知之以簡重沈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夫太極

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勵於兹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汚者思所以新之簡節疎目思有以安之霑仁洽義思有以樂之蟲蛇驅之豚魚孚之我其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緒無替天子之命哉於是名其宴居之齋曰敬思欲其身在是而有所警於心也愚竊惟續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者宋周元公也於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

公也微斯人天理不幾於熄乎太極圖萬化之一原也西銘萬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太極圖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為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為嗣侯繼志之本乎本之何如敬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人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阼而問師尚父以黃帝顓帝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尚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敬乎太極曰

君子修之吉則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則思曰睿之謂也是故敬思之體為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以知敬思之用為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學求先儒以立其體焉治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為三公以福天下愚於嗣侯固企而望之矣雖然非愚之私也天下之幸也故書以為記

具區林屋圖記

具區之名何始乎揚州藪曰具區始見於周職方吳越之間藪曰具區復見於漢史即禹貢之震澤也然則具區為震澤矣揚州其浸五湖非震澤耶亦震澤也然則一震澤也曰藪曰浸者何藪厚也中有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也浸者所仰以灌溉者也曰具區者何區者有所藏也言其藏物之衆也故名具區則曰藪也曰五湖者何一曰其派有五一曰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也言其灌溉之廣故名五湖則曰浸也實皆震澤也其

西北之山自金陵而來南騖吳興以入於錢塘其東則淞江之水分為三江以入於海山拂乎其相糾也風氣因之而鬰積水蕩乎其莫禦也風氣因之而宣洩故人生其間者藝文儒術之士特盛焉民性亦輕揚焉然舟車則無不通也故行者説出於其塗食貨則無不資也故居者樂生於其土吁美矣其區三江之間邑曰松陵友人曽日莊氏居之盖三吳之美在其區三江而松陵則據有其區三江之美者也予少遊松陵某山某水固

皆寓目焉今老矣於其心則憮乎其若失茫然其若遺矣洪武歲在壬申之冬西平公嗣鎮西南夷日莊實從之來明年春予與日莊握手滇池之上日莊謂予曰具區之中七十二峯之洞庭予所知也間諸有道者云先天地生巍巍尊髙旁有垣闕狀如蓬壺不知蓬壺果何似也藉茅居渤海中則洞庭得不似之乎吾家松陵水之三萬六千頃山之七十二峯皆在乎戶庭之間家有董北苑畫一幅晁無咎錢希白䟦語在也愛其煙巒深

潤林木蓊欝因託吾廬而名之曰具區林屋圖褒演成
卷時一披之則所謂三萬六千頃之水七十二峯之山
又不在戶庭而在吾几上矣嘗為之歌曰有竹與梧在
屋之隅有柳與榆在里之閭有荷與蒲在池之洿或釣
之魚或弋之鳧或操之瓠或酌之觚以遨以娛以安以
舒神仙有無孰為蓬壺天地盈虛孰為歸墟江湖一葉
孰為具區八荒庭除孰為吾廬髣乎髴乎以名其圖屬
者久之未能歸領其趣子其為我記之予曰凡天下之

物能樂吾之心者無非有以見夫物我之一理也樂之以耳目者斯玩物耳今夫物之厚重者莫如山人見其恒止而不遷也雲之出也草木之生也山一於止乎物之流行者莫如水人見其恒動而不息也淵之深也蛟龍之宅也水一於動乎山艮象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不見其有我不見其有物也水坎象也坎之彖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言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是以古之

君子其止體乎艮而未嘗不行也其行體乎坎而未嘗不止也則山水之樂得之於心者夫豈玩物而已哉使玩物之樂徒得之以耳目然滇池之水可玩如具區也碧雞之山可玩如洞庭也具區洞庭可忘也况於繪畫哉且莊曰予之論亦忩矣江湖一𦨘八荒庭除予亦言之矣雖然圖書先子之所蓄也山水先子之所釣遊也吾能不及情哉予曰子不聞浩浩戚戚之尤乎吾先人之田廬亦在具區之南也子命予記予不敢辭天其或

者予得與子出三峽下九江上京口以達姑蘇於是謁三高之祠登垂虹之橋然後過所謂具區林屋者而觀兆兆晁錢之遺墨以償所願焉則予雖老尚能與子賦之日莊曰唯於是乎書曰莊名炬曰莊其字也質而有文儒而知醫先府君魯齋先生常通守吾州故與予雅信云

方舟記

客有以方舟名其室者謁予滇池次舍而以記請予問

客曰夫宫室所以安其居也舟楫所以利於行也二者不相為用也子之室奚取於舟耶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釋之者曰方桴也子之室又奚取於桴耶客曰非此之謂也吾生長東南於越之區郡曰四明邑曰慈溪其地負江海之阻擅魚鹽之富山有林木田有嘉穀池有菱芡蓮藕圃有蔬果麻枲吾張氏居之二百年矣大父與父雖皆得官慈利知州然未嘗去慈溪也吾少之時溫清之隙或桴於海或舟於江或持竿以坐釣或舉

酒以屬客内無衣食之憂外無世事之奪倘佯斯土葢將終身焉今以垂白之年竄不毛之土山居谷汲磽确迫阸陸不可以車轍水不可以舟楫奔走而執役胝繭而皸裂靡其骨而後已田廬不得而有也兄弟不得而翕也妻子不得而好合也於是題其容膝之所曰方舟以示不忘乎慈溪耳乃歌曰月出兮東海三山兮礧礧渺渺兮浮槎令胡為兮羅鬼又歌曰江花兮江草春波兮梟藻蕩漾兮蘭舟令胡為兮犵狫歌已余亦不覺楚

然而起愀然而悲也因嘆而言曰噫此我心之所同也亦孰無此心哉狐死正丘首仁也而況於人乎雖然吾將語子以道夫人情莫不驕肆於逸樂而惕勵於憂患是故逸樂者疾疢也憂患者藥石也向也非疾疢兮乎今也非藥石兮者乎惟能隨所寓而安之則舟亦室也其在東南之區也奚其樂西南之徼也奚其戚勉之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願共服膺西銘之言何如客謝曰敢請書而置之吾廬之壁間

因得觀覽而自警也乃爲之記容名某字均遂

同壽堂記

人身之氣通乎天地之氣人心之理通乎天地之理痿痺其手足者氣有不屬也醫書猶以爲不仁而况蟊賊其心而理有不存者乎是故仁道雖大其要在乎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已盖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不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夫人情莫不欲壽者愛己之心也知其

所欲而生之者以愛已之心愛人也然亦豈窮而在下者之得為哉在下而得為者其惟醫乎醫亦仁矣宜乎蔡氏之堂以同壽名之而子孫世世不能改也嘉興之崇德里曰鳳鳴蔡氏自宋南渡家焉有字淵齋者傳其子梅友竹友梅友仕至防禦使嘗扁其堂曰同壽竹友子君實者嘗著同壽秘室方於元之大德間君實傳其子伯仁伯仁傳其子敬之敬之傳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入國朝為邑之醫學訓科以卒子曰熙能

弗棄基緒同壽之堂自若也公澤謫羅氏鬼國羅氏鬼之被疾而痛苦呻吟者亦莫不求已於公澤公澤仍扁其居藥之室曰同壽書來滇池請予記之予與蔡氏居同里公澤又嘗從予學予少也及見其祖長也及交其父若兄今老矣能無感於人世邪記其可得而辭也嗟夫蔡氏之先予所不及知者不論也試以予之所知者言之家以醫顯自淵齋至於熙盖七世矣堂以同壽名自宋至於今盖百有餘年矣其東西之鄰南北之鄙豈

無富貴於蔡氏者亦有一門七世一堂百餘年者乎天
奚獨厚於蔡氏邪葢仁之積也久矣彼以天人為茫茫
者惡足與語天人之際哉公澤居黔中患難而無怨懟
不平之氣方將壽西南之民以無忝乎厥祖可不謂仁
孝人與夫動忍者仁熟孤孽者術知天之所厚於是乎
在公澤其尚勉之哉雖然天監下民民之不義降年之
不永皇建有極極之不訓錫福之不敷葢有非醫者所
能致力於其間者也敺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是則同

壽之大者噫今何幸聖人在其上

重題同壽堂記

同壽堂在崇德鳳鳴里萬春橋之東蔡氏之所居也蔡氏自淵齋公仕於宋扈蹕南渡家焉淵齋子防禦使梅友公名其堂曰同壽著其志也著其志者何梅友與其弟竹友俱以醫藥濟人之夭死期於人人同其壽也厥後堂以兵燬竹友子君實重作之又嘗著同壽秘寶方藏於家君實子伯仁伯仁子敬之敬之子曰濟字公惠

曰潤字公澤公惠子曰順字孟順皆克紹先業不墜益振先師易齋鮑先生嘗爲敬之作記於洪武歲辛亥國子助教清江貝先生嘗爲公惠作記於歲戊午周府長史六有吕先生亦爲公惠作記於歲甲子予爲公澤作記於歲乙亥以至士君子之詠歌凡所以發明同壽之義詳且盡矣歲戊寅予歸自西南夷孟順復以記請予尚何言哉雖然予去鄉二十年耳昔之飛榱步欄重門周閣號稱甲第者已莫不莽焉榛蔓之墟問其子孫無

遺類矣千百年之後又安知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邪有若蔡氏之堂構而非陋儉而非隘世世保之愈久而加美者求之寰宇之内蓋尠矣況於一州一邑哉一州一邑亦尠矣況於一鄉哉祖宗之貽謀子孫之繼述若是予安得無一言以復孟頤邪且予先世與蔡氏居汴同扈蹕南渡同来崇德又同先從兄主一翁嘗譜吾族今求譜於姪賡則亡矣予嘗積書於家今求書於子康則已散失無幾矣而孟頤謙卑好學說友勝已者又拳

拳焉請予記其堂叙其譜於先世所藏雖片紙不敢廢視吾子姪奚翅鴝鸜邪吾於孟頫重有感也孟頫父公惠予至友也公惠不可復見得見孟頫公惠其不死矣嗚呼吾將戒子孫以孟頫為法孟頫聞予言願加勉焉能以愛巳之心愛人則視人之疾無異於巳之疾矣急於巳人之疾緩於責人之報則人之獲其壽者日益衆矣豈不謂之同壽乎噫天地之德莫大乎生物仁恕之功莫大於活人天之厚於蔡氏者詎有窮邪是為記

存敬齋記

夫心之於身猶身之於室也心之出入猶身之出入也是故身不在焉無以為一室之主宰心不在焉無以為一身之主宰能存此心者其惟敬乎敬者一心之主宰也心有主宰則身有主宰矣身無主宰而謂一室之有主宰不可也而况是身不在是室者乎君子居其室則思警於心而况於齋乎齋之為言若居此而齋戒也然則警之如何亦存敬而已矣存敬奈何不睹不聞之戒

懼者靜而敬也獨之慎者動而敬也靜而敬者敬之體也動而敬者敬之用也噫天道不已者敬也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者亦敬也天也聖人也皆此敬也君子其有不由此敬以成學者乎淳安吳某氏從事雲南政閫顏其齋曰存敬學莫善於是者也雖然予嘗讀周書見成王始政周公則告之以所其無逸召公則告之以敬其作所然周召之言若出一口其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蓋古之人臣必先責其身而後能責難於君

周召之心不自暇逸而克所其敬可知矣克所其敬則自一身而國家天下何適而非吾之敬所哉齊家而家齊一家之敬所也治國而國治一國之敬所也平天下而天下平天下之敬所也一室云乎哉修乎己者表裏莫非其存主之功及乎物者遠邇莫非其充積之效矣雲南政閫所治方數千里之地三十七部之民上之為使下之為從事皆有天子之命任之以方面之重者曷其奈何弗敬渭北張公為使於兹十有餘年敬如一日

非有存主之功者與惟是方數千里之地三十七部之民無不各得其所於公之敬所者非有充積之效者與噫使克所其敬以得民從事克所其敬以得使交修相孚如是宜其治最於天地也雖然居周召之位以行周召之志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化止一方之近而已哉吾於此不能無望於渭北有望於渭北而無望於淳安乎渭北而志乎周召則周召也淳安而志乎渭北則渭北也有為者若是是故書以為存敬齋記

止靜齋記

人之一身不能不接乎物物接乎外不能不感乎內於是感之而動者紛紜交錯萬變而不窮夫以一心之微天理惡保其能存人欲惡得而不肆邪人欲肆天理滅則人極不立而無異於禽獸矣聖人憂其然也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葢天下之動莫能止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有不止乎天下之動莫能一也主夫靜而有不一乎定也止也靜也一也人極其有不立

乎然而難言也言易者非知言者也予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哉雖然予嘗觀夫物之似者矣水之濁也或撓之其潰也或決之山下出泉静而清也謂水之體為非静可乎是以天地之道吾知其静也人之所得乎天之理以為性者吾亦知其静也不然則記禮者何以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語道者何以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噫三極之道皆静也惟聖人為能全乎太極之道故人極立而天地之極亦立矣然則聖人可學乎

學聖人者必體易之君子乎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一天下之動者矣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止天下之動者矣靜斯一焉一斯止焉是故知其止而止焉者行亦無不止也知其靜而靜焉者動亦無不靜也行止各有所止而動靜皆主夫靜其惟體易之君子乎雲南右衛指揮陳侯以靜成學事物無以累其心至於折衝厭難梟俊禽敵單騎突千萬人而

不顧葢亦有見夫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訓者也非能體易者與界其所居之偏為齋焉簡易樸質明粹温密顔曰止静請予記之予既嘉侯之志又嘆夫世之學者或不知所以學而侯獨知之故不辭而為之記

行素齋記

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說者以為素者見在也君子但當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何也葢以道不可離也予嘗因其說而

推言其意葢所謂道者其理一其分殊故其體之大至於無外而其細無徵而不入譬如日之麗天無遠弗照而光景所及方圓曲直隨物賦形故君子體夫道也其心之所有既必與天地萬物一視而無間而其身之所處則又必隨其所受之分樂循其理而不敢過求故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既各以其道責諸已而不越乎其位至於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其分雖殊而道無不在也亦隨其所受而安之如是然後為不離乎道

而合乎中庸人之囿乎道也猶魚之生乎水魚在於渚或潛在淵各適其道而已故夫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莫之致而至焉者是天之所以處我者居於其地而求以去之是猶魚而求去夫水也金華高君思聰名其齋曰行素而徵予文以為記予與思聰居而同郡生而同年知其為人思聰家故饒裕其居鄉時輕財而樂義好禮而下士令為鄢陵之校官羈旅於荒閒寂静之濵而從事於呻吟佔嗶之末奔走於卑冗以承奉乎上官見

之者皆以為思聰之才之茂如彼而其所處之地之猥如此豈能無戚戚於其心者然而思聰沛然樂而受之若平日所固有然者予往往見之未嘗見其有不足之色豈所謂素其位而行者非耶今以是名其齋抑可謂稱情否耶是宜為記遂記之

宴息齋記

吳郡文槊氏居京師顏其齋曰宴息洪武歲在壬申之秋八月從都督沐公來雲南會於滇池之上請記其齋

齋髙敞邪卑陋邪予不得而知也華美邪樸陋邪予不得而知也予何能記辭不獲乃告之以宴息之説焉夫隨之為卦其下震也其上兑也震之象為雷兑之象為澤故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子釋之曰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朱子釋之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一以動息言一以藏息言其説異矣蓋嘗論之説卦曰雷以動之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固主乎動也然豈動而不息哉必有時而藏伏矣澤隨震而動

雷以時而藏隨時之義豈有異乎所貴乎體易之君子者以其知隨時之義也故程子又云君子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明且盡者言之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昧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此宴息之說也予於是又有以告文槃文槃晝則自強不息矣嚮昏昧則宴息矣尚不於宴息之時而思所以自強不息又豈善體易之君子哉夫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嘗終夜不寢以思矣而況於未

至聖人者乎是故晝有為宵有得此君子進德修業之功也文槩之所當勉者也雖然文槩父子翺翔西平公父子之門西平公勲德重朝廷都督公克濟其美為天子股肱觀西平公之所為主則西平公父子之賢可知矣昔高陽許孟容京兆杜兼隴西李博為南陽公所辟昌黎先生為文記之曰後之人茍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茍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今吾於西平公文槩之父子亦云是為記

永思堂記

君子居室必有其名所以志其志也堂以永思名志哀也孰名之李氏子伯庸思其母氏名之也其志哀奈何李南昌世族也壬寅之歲郡城被於兵伯庸母熊氏及伯兄伯仁逮於隍而沒焉自京師赴之則無及矣號而求其屍則不得將從之或告之曰子死孰紹爾宗乃不果從葢既除喪久之而其哀不衰大署其堂曰永思云予聞而哀之為之言曰嗟乎伯庸之思其何時忘乎夫

衣衾棺槨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人子之於送死用其情於事親若是至矣然猶不忍置於心故有終身之喪焉其或不幸而不得用其情則其哀宜何如是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之以時則有時而不思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之明發則有時而不懷矣若伯庸者豈有時而不思不懷者乎其可哀也夫雖然伯庸之思已無及矣已無所用其力也君子大至孝不以死傷生且其所以思而不置者誠有所甚痛焉爾痛親之

體魄不得其蔵也然而吾身者吾親體魄之所遺也身存則吾親猶存焉爾若所以奉其身者奈何曰保其四體惟恐傷之砥其名行如或辱之如是則僅而可及以用其力者舍而弗圖其亦已焉是或一道而可以塞其思者予是以終言之是為永思堂記

洗竹軒記

會稽金宗浩以繕寫誥命留京師之會同館予偶過其舍見其几案潔淨圖書筆硯方列而不亂惟其旅寓造

次猶自整飭如此必有以異乎人者與之語果清修吉士也遂與之為友宗浩間謂予曰予家湘湖之濵其地多竹環吾舍彌望皆竹也吾甚愛之惡其雜出而斜曲茸蔓者務芟夷擴剔之使其修挺豐大者得以直遂而不為所蕪翳如是積歲侃然如骨鯁之臣正色立朝而無阿附之容也翛然如列仙之儒遺世獨立而無徤羨之心也毅然如禮法之士羣而不黨而無便佞之態也然後足以慰吾之所玩因置小軒於其間數楹名之曰

洗竹言致其娟靜若洗濯之然也子幸為我記之予聞之君子之自治也其心之所存者惡其物欲之累則其耳目之所接必好夫潔清而不肯安於汚冗雖植物之細莫不盡然蓋觀乎其外可以占其内也今宗浩之於竹猶痛洗之不使一枝一蔓之繁雜其間則其於方寸之間豈不思所以澡瀹疏雪極其澄澈瑩潔而豈容一毫得以垢亂之哉予性亦好竹所居北望桃嵓南接花谿園廬竹樹相屬不絶所過無慮數千百挺輒留止觀

之不能遽去獨未見有如宗浩洗濯之者及渡江而北往來梁楚陳鄭之郊則幷所謂竹者亦不之見矣間宗浩之言灑然如有所悟奭然如有所失於予心葢慌然也遂為之記云

序

白雉詩序

洪武歲丙寅春三月得白雉於開封之杞縣王命長史臣滎等著之篇詠臣本立竊聞越裳氏之獻白雉也三

譯而至於周朞年而返其國周公歸之王而薦之廟夫豈以遠方之物為貴哉葢曰先王靈神之所致焉爾惟我朝功成治定諸福畢臻有若白雉之生於中土則又古昔之所未覩也考之於易雉離象也白巽象也離之德為明巽之德為順在卦則離上巽下為鼎巽上離下為家人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非聖人孰能致此哉越裳

之獻不足專美於古昔矣因再拜稽首而為之詩曰大明御天萬國咸寧際天極地罔不來庭惟此函夏政教攸始和氣致祥乃覩白雉間諸在昔越裳獻周三譯而至山川邈悠豈若斯雉生於王國遠物非寶休徵斯集四方之中一氣之先感召之機夫豈偶然其象伊何維離維巽其吉維何文明而順碧雞奚取朱鴈徒誇山鷴失彩海鶴無華藪有游麟郊有鳴鳳小臣作詩敢繼歌頌

送朱叔仁之官序

宋之遷道統之寄南集於閩及其衰也又東南而寓金華以迄於元盖自黄文肅公得朱子之傳而北山何文定公又得黄公之傳以授之王文憲公及金文安公許文懿公四公者皆金華人故議者以金華之學為朱氏世適盖實録也初許公在金華開門授徒逺近来學者無慮數千百人而鄉邑子弟得以親承授受之的者最多烏傷朱氏者公夫人父母家也朱氏兄弟子姪登公

之門而為高弟者十數人其最賢者夫人之從子彦修所謂丹溪朱先生者也許公逺矣門人鮮有存者其遺説緒論益以散落獨朱氏子弟猶能守其家法以傳諸人叔仁者夫人同産子弟也不及登公之門而私淑其説於其父兄子從其諸兄學於叔仁有同門之好知其為人葢能世其家者也今年秋予以親王長史隨侍赴京與叔仁相見於會同館居數月而叔仁用薦者選知撫之崇仁將之官叔仁求一言以别念予與叔仁兄弟

游時各自奮勵欲卒其所業於山林之間今皆不果遂其所志而奔走於四方則於聚散離合之際豈能恝然於其心而無一言以相告語乎自乾道淳熈以來天下學者皆歸仰於朱子以為大宗而其同時名儒各自以其說名家者不一於是陸象山兄弟以徑造頓悟之學興於大江之西一時學者樂其簡便靡然從之不可勝數雖其大旨歸趣不大異於朱子而求其求端用力入道之方卒不能合其後朱子之書雖家傳而人誦之亦

不過取其章句以應主司之舉而已不能皆如金華四君子之相傳者之爲親切篤實其於兩公所見之殊何望其能明辨而决其取舍哉而江西士人乃至今往往有能堅守陸公之説者有識之士亦不過爲之喟然太息而已嗚呼在此者既徒誦習其書而不知實用其力在彼者又狃於氣習而不肯舍其舊見以歸於一然則斯道何由而明學者之趨向何由而定哉夫曾子子思孟子之傳所以無弊者豈不以下學篤實明善誠身集

義深造之有科級次第哉且性與天道自子貢而下已不得而聞而子游氏之輕灑掃應對則不能不見黜於子夏此學者所共知也朱陸之辨益決於此奈之何學者猶懵然而不知所從哉叔仁之崇仁崇仁陸公鄉里也叔仁持其家學而遽以語其學者彼必厭鄙之而不以聽然叔仁不可以是而棄其所守怠於誨誘也篤信而立諸已誠確以語諸人則未必無省悟者省悟則化之亦易也夫明道學以正人心令之職也故其行也書

以為贈云

送太學生段汝霖序

西南之夷族不一惟僰則有姓氏或曰僰之言偪也使之逼寄於夷也夫僰既有姓氏則非出於夷而偪於夷也明矣段僰大姓也有子弟俑而皙澍其名汝霖其字者予始見於人人中固已奇之後二年以經生充貢於太學又三年以太學生歸省其親温乎吾目其貌之和也醇乎吾耳其辭之美也蹈乎吾接其禮之度也信乎其學

之有成矣嗟夫中原禮義之邦名門子孫若汝霖者甚不多見不圖得見斯人於遐方疏俗殊隣絕鄙之地亦奚啻百鳥之孤鳳耶其還太學也請予言爲贈汝霖不予請固將有言矧請至於再耶雖然天下之賢才萃於京師京師之賢才萃於太學則是舉天下之賢才汝霖皆得師而友之矣予之言無能出乎汝霖之所已聞於師友者汝霖亦奚取於予言哉竊謂古今土地盛衰不同閩浙之閒富庶繁衍舊亦蠻夷淵藪也而况於今九

夷八蠻之外在聖化甄陶之内安知僰爨不可為閩浙乎汝霖學成而仕固以所學見諸設施仕成而老則以所學教其閭里如古之父師少師者焉將見僰爨之民儒雅彧興風俗丕變又不但富庶繁衍而已也予之所期望於汝霖者如是汝霖勉乎哉

思永堂詩序

凡為人親者一念不忘其子則為人子者當一念不忘其親是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暫忘其親於不見

不聞之頃也況於親没而有不思者乎思之其亦有窮乎思其居處笑語志意與所樂所嗜齋而思也如見其位如聞其容聲與嘆息之聲祭而思也履霜露而悽愴履雨露而怵惕四時無不思也豈不謂之思永乎下武之美武王也亦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武王之孝思信乎其為則矣淳安吳孝子以思永顔其堂其法孝思者與及為承宣布政使司都事於雲南得士君子歌詩若干篇徵予序之予曰予居淳安山中嘗奉其親於斯堂

矣一旦去斯堂而仕萬里外思親不尤戚戚乎孝子愀然無以對予又曰在君為君古之道也士之未仕宜其一念不忘乎親也士之既仕宜其一念不忘乎君也不忘乎親孝也不忘乎君亦孝也孝子今日之思非昔日之思矣何也事君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為政則謀長以思之非思之永者乎非孝之大者乎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則淳安之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斯堂其不朽矣豈戚戚之足為孝哉孝子釋然曰吾將事斯語

遂書以為序

樹諼草堂詩序

諼草易生之物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何也諼可樹而憂不可忘託言之也曷為憂之不可忘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思之而憂人之情也然則世之奉其親者奚有取乎諼草也奉親而取乎諼草者必其父没而母存者也父没則母氏不能無憂思焉為之子者思得物之可以忘憂者以説其母是有取乎諼草也嗟乎父子

夫婦人之大倫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奚賦乎伯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奚樹乎
諼草婦人之賦伯兮則夫婦之時有不幸者矣人子之
樹諼草則父子之天有不幸者矣夫一氣之運行其盛
也為翕合為暢茂其衰也為乖離為枯悴人之幸不幸
其皆出於此乎其亦有不出於此者乎吾不得而知也
檇李梁孝子顏其奉親之堂曰樹諼予孝子之郡人也
孝子父不永年予嘗悲其不幸矣然元之亡天下大亂

東南之民不相保持孝子克完其家予又未嘗不慶其
猶幸也母老而安以躋壽域堂有諼草日蕃以鮮氣乖
離矣在孝子之家者胡為而翕合耶氣枯悴矣在孝子
之家者胡為而暢茂耶自予忝亞親王禮官及待罪西
南夷與孝子邈不相聞者幾二十年今孝子來主宜良
簿乃得會於滇池之上問母氏無恙則孝子有不釋然
者嘆而言曰母之愛其子諼草之春陽也子之愛其母
春陽之諼草也母有子得以慈焉子有母得以孝焉將

無憂之可忘矣一旦去母而仕於斯母之憂其子也豈諼草之能忘子之憂其母也恐諼草之不吾與子亦有言以釋予之思乎予於是而告孝子曰母孰無子豈盡才且賢子孰無母豈盡壽富而康寧孝子才且賢而食君之祿矣而母壽富康寧而受天之祉矣孝子雖去母側母能樂矣有不孝子若者子雖不去母側母能樂乎是故愛親者必思愛其身樹諼者必思樹其德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愛親之大者也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

樹諼之大者也在君為君子其勉哉矧我皇明以孝理天下孝子政成而入覲也苟有陳請詎知不賜之歸養乎諼堂之樂寧有既乎孝子聞予言喜而謝因叙而書之俾孝子歸而歌之孝子名桓字彦武其詩曰我諼兮我堂兒胡為兮遠方兒歸來兮母憂忘母無憂兮壽而康母有兒兮兒有婦説有諼兮滑有滫登北堂兮拜母維南有山兮為母壽

臨清道隱詩後序

臨清道隱者臨川饒君叔永之自號而詩者中朝士大夫為之歌詠其事者也叔永始居述陂已而泝其上游得所謂夏澤者愛其潔清慨然曰道蓋在是因徙居之而以自號及為豫府紀善侍讀禁中每思念故居不能自止求善畫者圖其谿山面勢之勝園廬竹樹之設以自覽觀而一時同朝之士為之吟咏以達其志釋其心者凡若干人余來京師叔永持其卷示予俾為之敘予謂叔永所以有取乎夏澤者固以其近乎道也夫川上

之嘆源泉之論則謂其與道為一體而取之矣至於水或流焉或止焉順乎其地而莫為之括者又非用之流行而可取者耶然則道者豈膠於一途之謂也非以其或出或處各隨其時之謂耶方叔永之在夏澤也雲水以為宅魚鳥以為徒釣鮮而食鼓枻而歌不知金門之為高朱紱之為華也而曰道固在是是也今也曳裾乎君王之門通籍乎環衛之中持文墨陪議論而出入乎帷幄而曰道非在是可乎人之於道猶魚之在水也魚

潛在淵或在於渚深則淵而潛焉淺則渚而游焉而魚之樂一也道之著槩然於吾前而莫之避也焉往而不樂哉故士或處乎山林或處乎朝市其樂亦一而已故夫為臨清而作者當即是而為説不徒詠其泉石之清麗與其室屋之幽邃而廣其事父事君之實則為得性情之正而近乎道也若諸君之所著而登載乎此卷者是矣是為序

送太學生楊伯善序

揚生伯善之還太學也予載酒餞之滇池之上伯善指滇而問曰其雖滇兒未聞水之名滇之義先生亦有以教我乎予曰按漢書滇通作顛史記則載其原廣末狹狀似倒流故曰滇池嘗讀而疑焉不謂身親見之而後知其說之不誣也因仰而嘆曰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水與天地同其悠久者矣自天地以來亦嘗有衣縫掖談詩書若吾與子翱翔於斯乎苟無其人焉則吾與子今日之集其可謂一時之盛矣苟有其人而不傳焉

則吾與子遊滇之樂安得不為昔人登峴之悲乎伯善間予言色有愀然者乃酌而告之曰予老矣子何患焉夫滇池方三百里人見其大且深也而不知其所以大且深也出而無窮也積而不已也行之以漸也洩之而弗過也所以成其大且深也不然則朝淵而夕已涸矣烏能其方三百里而為是浩浩汪汪者乎子於學之成乎內者取其源之廣於學之用乎外者取其末之狹則所謂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者是矣何患其名之不

立耶雖然予非成章而達者子歸太學國子先生有以教子予言無足道也伯善謝曰幸從觀水得聞學術敢不以其言自勗遂書以為贈

送太學生尹士㦤序

唐虞三代之後國學唯漢唐為盛明帝幸辟雝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至於匈奴遣子入學太宗增築學舍千二百區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請子弟入學雖其所以為教非復唐虞三代之法然而千載之下

尚能使人想見其文飾治具之美不亦盛哉當是時在西南則哀牢内附矣元渠來朝矣子弟入學如匈奴高麗則未聞也我朝有漢唐所無之天下斯有漢唐所無之太平六詔編為郡縣皆設學校經生升於太學者歲有其人褒然為舉首則尹生士蕃也士蕃入太學既三年得歸省其親其還太學也徵予贈言以行嗟夫王化所及風氣隨之今之雲南非昔之六詔矣諭夷戎為華夏易戈鋋為干羽變淫哇為韶頀予何幸身親見之哉

重士葢之請慶文明之盛於是乎言

巽隱集卷三

巽隱集卷四

明 程本立 撰

碑文

黔寧昭靖王廟碑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是故湯之興阿衡聘於莘野周之興尚父載於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

有所遇者矣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逺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惸無所歸謁帝濠梁帝為惻然與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帝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雖在髫齡不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

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勳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以同知大都督鎮撫關西皆有威畏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機務舉無留滯稱帝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沿山下崇安翦陳友諒按閩溪千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

軍總京畿兵伐川蔵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甘之地降其偽萬户且實勒結夷其部落平納琳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酋首曰汪舒多爾濟阿勒都爾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托和齊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巴咱爾斡爾密實元之遺裔恃雲南險遠

執我信使納我逋逃帝命頴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果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狫迎降恐後循格狐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巴咱爾斡爾密遣其司徒達里瑪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瑪大驚以爲我師飛至因

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别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瑪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砲聲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生擒達里瑪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横屍十餘里巴咱爾斡爾密聞達里瑪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遥拜以迎

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併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薩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畧建昌溦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新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端實聚衆五萬搤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

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畧永昌由是西番徹爾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薩以東越巂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户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薩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征南合攻下之幷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鄯闡諸蠻部衆之

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堞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懐檄入城約為内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諸郡復定奏聞帝大悅詔傳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疏

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徹爾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帝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逋寇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于摩隆塔朗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二志悉平之越州酋阿咱爾叛遣甯正

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咱爾毋出降嘉輝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密結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齊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卓潲曰宜青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冦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冦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冦冦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冦數百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

也明旦冦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兩機發箭鋒星流烟飛雷擊電走象皆驚北冦之勇而力者曰錫喇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以來左師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來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

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冦大敗斬首三萬級得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道斯朗理亦被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咱爾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衛殺獲其衆殆盡阿咱爾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甯正為叅將代領其兵阿咱爾遣其子詣王請降王請于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

萬畒以滇池末流淺狹霖雨泛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饍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於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於孝弟矣二十年十月王入朝帝宴之奉天殿賜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繒綵百鈔為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歸之鎮初王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踴

慟幾絶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
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
僚士庶胥史卒伍緇黄髫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
訃至京師帝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凡所過衛府州
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
哀喪至自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
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

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燕帝遣使祭者三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
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
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帝許可
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
嗚呼自宋靖康之亂高宗僻處臨安不念二聖之不還
不耻中原之不復中國之不振宜矣我太祖永清四海
以承大統於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於西南六詔之

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與王之治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王其人乎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横渠張子之西銘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於太極圖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府學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無術者得不愧於斯乎葢非聖賢之學無以為大設施之體非將相之

才無以為大藴蓄之用王能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以將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髙莫高於山嶽大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贊其萬一父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系之以詩詩曰上帝有赫降命我明削除羣雄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爝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焯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生元之

耒犰犰稚年天其我剗匪曰剗之實將啟之維皇父之
維后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
曰汝来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
都督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維勲西平是封建侯襲
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斁
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靖沙漠威行四夷惟彼西南古
之六詔元有遺裔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頑民
逋播爾劉爾龠龍樓舡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

淇悠悠牂牁峩峩格孤羅果犵狫傒我而蘇彼昏不知
擁兵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
戰白石手縛其魁載屬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
其瓦元之遺裔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
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些施順望裸茫河
尋傳漢僰婁羅秦婁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
齒繡面麗水金麩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西牛一百
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

脩大開明堂萬國來朝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示西平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拊摩吹煦于懷之咳笑夷蘊崇于田之萊于虎于兕以膊以磔于豨于菑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夷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拐我羸西平鋪我西平緒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予維皇之命維皇之

譔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踴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動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登有誄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家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祭黔寧昭靖王文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八月庚戌朔二十日己巳摩隆塔朗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謹以庶羞清酌之奠

載拜頓首敢昭告於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沐公之靈嗚呼西南之夷去中國甚遠漢唐能郡縣其地而不能以中國之治治之元得其地以封梁王數十年至於我朝政教彛倫同乎函夏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固莫非聖人神化之所及亦莫非我公撫之以威惠之以德所致焉葢天旣命聖人開亘古所無之太平豈不命賢豪為聖人之佐以成亘古所無之大業乎夫惟古之賢相為能鎭撫四

裔惟古之賢將為能拊循三軍然求其如我公得遠人之心而遠人樂為之用得士卒之心而士卒樂為之死者則未見其人也是以公之生也被其澤者不自知其樂公之沒也懷其德者不能已於哀而况其奔走聽命於下執事者乎雖然某率夷人拜公之柩而哭之者又豈一人之私情耶為天下生民慟也公其鑒之嗚呼哀哉尚享

書文卷後

書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後

昔元世祖之取雲南也師未出境遣三使入大理諭之許不殺掠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誑磔其屍於樹下師及城敕姚文獻公樞盡裂橐帛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而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文獻為文以祭火其骨亟送三家賜其家蠻口人數十世無有與中一人秦

州士子王姓蠻口分於州侯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詔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冒有王氏子事見姚文公燧集中本立嘗閱而悲之夫人莫難於殺其身三人者不難於殺其身而難於屠城可不謂仁乎然名位不詳於記載子孫不終其恩惠何以勸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哉今讀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而後知上有咸五帝而登三王之君則近代之規模為無足觀下有浮英華而湛道德之臣則士之碌碌者無足

數也何以言之元大理之役使於輿師之後師既無名勢已必取縱三使能諭降之亦不存段氏之國矣自元氏取宋以有天下百年之間鮮聞英衮于是上天眷命皇明掃除羣雄永清四海元君北遁天下已定而其遺裔梁王猶負固西南漸被弗及於是翰林待制臣褘奉詔以往諭以天命俾知所歸彼乃自絶於天待制公遇害而國亡矣然天朝猶以八年之久而後聲罪致討其於師未出境而遣使者規模之大小何如哉嗟乎一人

死生關乎一氣之分合天之所以不靳公之一死者葢將以定滇南之地定滇南之地者所以大中國之勢也葢將以一天下之心也然則以公之所處者言之死可輕於鴻毛以公之所關者言之死可重於泰山矣而况公以博古通今之學養徳制行之實發之為經世載道之文流聲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者又豈三使所能望其萬一哉不然何三使若是之碌碌無聞也雲南平之十年賢王在蜀顧瞻西南慨然興懷若曰善善長而惡

惡短國朝文節之臣有如王待制者我其可弗恤其胤爰命使訪公之家於金華得其子紳字仲縉者致之國中恩遇甚至且嘗筆於近臣曰匪私王氏于以勸忠於戲古之列王有若是之賢乎彼三使之子孫有若是之榮乎仲縉又得請於王自蜀走滇將求父之遺骨以歸求之百方不得乃設主而祭號慟幾絶於是渭北為文以弔公之靈以慰仲縉之哀即其文而論其事則天朝功德之盛也王國風化之美也臣之忠而子之孝也皆

於是乎在本立能無言乎雖然纂脩元史公實總裁不知得三使之姓名而書之否果得而書之則三使亦賴公以不朽矣

書夏榮傳後洪武丙寅四月癸巳

余昔居檇李辱交武原沈孝子孝子之没二十年矣今讀夏榮傳不能不悲感也孝子諱壽康字原懋家世寒微蚤歲被推擇為州吏薄禄養親孝養甚備元至正間父母相繼没居喪塟祭一遵文公家禮異教不能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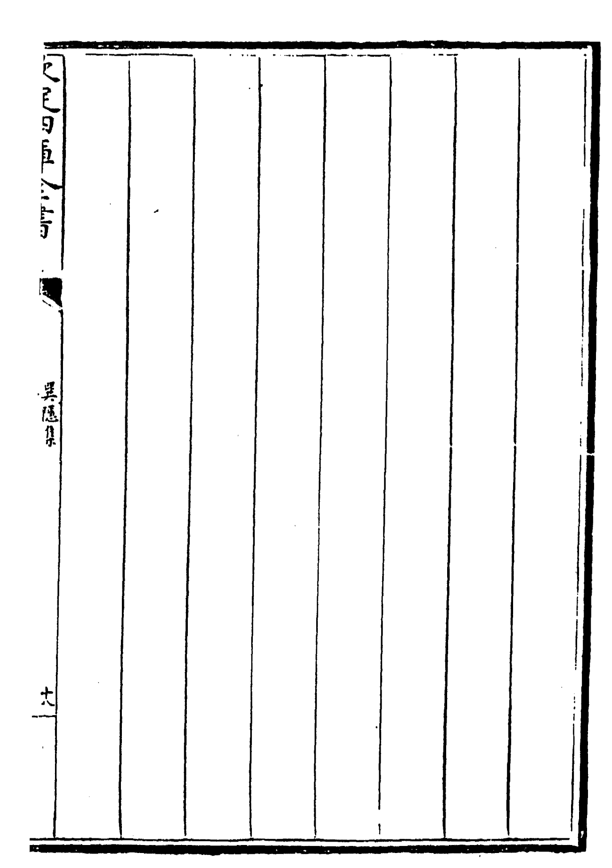
廬親之墓於豊山敝衣菲食以終其身鄉里稱之為沈
孝子南行臺御史嘗論薦以官之原懋力辭不就國初
以疾卒於廬墓之所時年五十耳嗚呼原懋少年不暇
讀書親没始不仕乃日取五經四書課讀之由是信道
愈篤而逺識絶人常執余手而言曰世之學者爭務科
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其實竊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
富當志於聖賢之實學某失學於前而年向遲暮痛悔
無及矣子其勉之余性資庸下而奔走事役學不足以

副原懋之深望文不足以發原懋之潛德余之負原懋多矣如六有吕先生與榮無平生之雅而能為之論贊足以取信後世因益嘆原懋之不遇何榮之多幸哉然原懋與榮固亦自盡人子之心而已初非為名而為之也但風俗日壞天理幾熄使有忠臣孝子之行而非仁人君子樂為稱道又何以為世道之勸哉余故錄原懋之梗槩附諸末簡吕先生或采而著之則庶乎與榮並傳於不朽矣

書孤皇辭後 洪武庚辰十一月甲子

洪武歲丙辰余為里之朱節婦作孤皇辭是時節婦之門未旌表歷二十年余自西南夷奏計京師過故鄉則節婦之家已綽楔其門矣又二年里人夏信持節婦卷來京師得翰林吳侍書為篆貞節二大字余覽之重有感焉嗚呼節婦蚤寡不再嫁事舅姑備敬養服喪無違禮撫幼孤教之有成立此亦盡已職之所當為而已旌表奚與焉然世有節義著稱而朝廷無以旌之又將何

以為世勸哉盖人莫不幸於喪節亦莫幸於著其節君臣夫婦人道之常也人道變而後節義之論興焉人道之不幸也雖然節婦固不幸乎賢能顯其節以表之則幸矣今節婦年逾七秩精明強健享福未艾天之所以報節婦者於是乎在子賢而有孫朱氏之興方自兹始余[闕]



聽潮山房詩卷後

始余與永嘉許可遠先生同薦因與之同舟往還京師相會者累數月於時先生之子伯羽侍奉起居應對賓客甚恭謹敏悟可喜余用是私敬許氏父子其後余羈宦遠方東南士友相識者益以疎絶間獨追想於平日游從談論之樂而慨然於荒閒寂寞之間而許氏父子之往來於余心者葢數數焉今年秋余以親王長史隨侍來朝而伯羽以秀才隨牒京師相見則伯羽偉然冠帶一官員矣已而相與論叙其近事則其學問識慮視

初時益以加進既足以大慰其睽曠之懷而余之衰退無成尤可愧也會伯羽授建昌之南城簿將之官矣持其所謂聽潮山房詩卷者示余曰願有述焉伯羽嘗讀書於瞿璵之下璵瀕海伯羽聽潮汐之聲而樂之因此為名而此卷則士大夫為之歌詠其幽致雅趣稱道之者余以伯羽之賢其進也若決江河而赴之海其游天下當就其名山大川而縱觀之以廣其所見則夫瞿璵一拳呻吟佔嗶之地何足以繫戀而不置而猶區區於

余言何哉夫仁者不敢忘其初孝者不敢離其親余想伯羽方以隱居養親詩書積學為事一旦舍其所務而奪其素志以從宦逐祿數千里之外宜其非所樂也自玆以往期會徵發之煩簿書勾稽之積苦其形而拂其心者交至於是時欲解衣曳履而自放於泉石之間隱之几而聽潮汐之聲何可得哉宜非其所樂也顧以余之凡鄙庸陋無以發其幽致雅趣而其仁與孝之本心有足多者況以平日慕用之久而重以離合忻戚之感

皆有不能自已於言者乃為書之卷末而歸之

書朱孟曦遠游卷後

昔平洋陳禮嘗從東陽許先生遊其游金陵也淳安夏大之先生叙以送之大之之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而匡後顔子也愠見子路也回何敢死顔其遊於聖人之天矣君子窮語路未得聖人之天而遊也孟子之遊梁遊齊若有不豫色者其遊幾於天而猶人也降及蘇秦張儀之遊且未足以言人而論天乎哉況司馬子長之遊

於藝之末乎本立少之時讀其言已慨然有大其遊之
志二十年來南觀錢塘北覽河洛遊且壯矣然學問不
加於已瞀譽不聞於人四十而不能有得於聖人之天
可悲也夫臨川朱孟曦嘗執經張進士之門其來江左
也王孟逺亦叙以送之讀孟逺之言猶大之之言也本
立能不重媿於心乎因書以自咎且以告孟曦庶孟曦
益勉於孟逺之言而遊聖人之遊也

説

拙齋説

拙者巧之反也巧者世之所趨拙者人之所棄余嘗究二者之得失而論之葢古之人其本在於生人之具取足焉而止矣不求稱欲而過役其智也飲食取其充腹而已故汙尊抔飲而足焉衣服取其蔽形而已故大布博褐而足焉室屋取其待風雨而已故茅茨土堦而足焉器什取其贍用而已故冶金陶土而足焉樂取其達天地之和而已故比聲切律而足焉刑取其除暴禁非

而已故明法慎罰而足焉政取其遏惡揚善而已故審令施制而足焉至若言取其道賔主之情而已故辭達而足焉行與事取其盡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分而動靜云為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故盡倫正躬迪德而足焉夫如是故其民相安於無事而並生於天地之間其道弊樸散人偽日滋務求稱欲而不知止足也遂以古人之所為者謂之拙於是淳熬煎醢必求其味之美輕紈纖縠必求其飾之麗瑶臺瓊室必求其居之華刻

文雕鏤必求其制之異禮之弊至於便辟習熟而無忠信惻怛之實樂之過至於流蕩忘返而無和平淡泊之趣刑之失至於深文峻詆而無哀矜欽恤之意政之衰至於雜霸任智而無關雎麟趾信厚仁順之風要君證父賣友數倫敗類之行興而九其所行事日趨於澆惡狙詐鐫鑿其本真剝琢其天性剥其大者使之細朘其厚者使之薄究天下之物不足以給竭天下之慮不足以贍角天下之人至於相與攘敓竊亂而不知紀極是

皆世俗所謂巧者而其敝至於如是是則天下之患皆巧之所致而非拙之罪也其間或有豪傑之士鑒其禍敗若其智之窮而欲反其本懲其欲之過思復乎古於飲食也寧菲衣服也寧素室屋也寧陋器什也寧樸禮寧失之野樂寧失之淡刑寧失之不經而政寧失之疏畧言寧失之訥而少文行寧失之遲鈍而椎木徑情而直行一切美麗華異淫慝刻薄佞偽之類凡所為巧者悉推以與人而不與之校而唯拙以自處及其至也天

下之人莫不受其敝而已獨髙拱而無事由是而觀是拙者未嘗不為巧而巧者未嘗不為拙也是拙者可以為巧而巧者雖欲為拙不可得也嗚呼拙者有餘巧者不足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爭拙者平巧者擾拙者寧其弗信矣乎延陵吴君克讓以拙名其齋而徵文於余克讓名將之子生而富貴又聰明而有文章其才與力皆可自致於巧以馳騁於世乃耻之而弗為而取其所棄葢亦所謂豪傑之士志乎古而反其本

者故余因為之說以贈之以發其意云洪武壬戌冬十一月也

嘉瓜說

或有問於余曰瓜並蔕而實者此何祥也余應之曰非和無以同天下之心非同無以成天下之事故申叔時曰民生敦厖和同以聽夫物之䨮者瓜也乃異實而共蔕也其感於和同也歟且艮為果蓏卦之象也姤之九五以杞包瓜文之象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吾夫子釋卦之辭也上下之遇曰相求也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尊居君位而下求側微之賢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此程子釋文之辭也其在洪範曰庶草蕃廡曰百穀用成者無非所以明夫天人相感應之理也和同之感應之於瓜厥有故哉問者乃曰以予之言具故可得而知矣瓜生於余彥智氏之圃者三年彥智為州幕官于西南夷者九年聖天子視四裔猶中

國天下之和同也彥智視民猶家一州之和同也異實共蒂之物産於茲土也不亦宜乎彥智賢才也州幕官下位也以賢才而居下位不猶美實之在下乎處九年而安之時止則止也及三考而陟之時行則行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其道不亦光明乎茲行必有遇矣又作而嘆曰噫佳祥之應和同之名也和同之應君子之兆也愚何幸聞造化之妙也既已因叙之為嘉瓜說云

聽琴軒記

琴君子之所常御也古之人於其身之所接皆為防範節度以養其德而尤謹於聽葢於視有文章彩色之觀於聽有聲音歌頌之節於言語有法度倫理之則於動容有儀文度數之制其所接者莫非天理流行之機其所入者自無非僻邪慝之累故物不能蔽於外而德有所養於内然其機之來也皆雜至於日用之間而生於應物之際或無所事於幽獨可肆之地則其心無所寓

以為撿攝繩約故其為具獨詳於聽以致其謹然後動静之端自相貫續而無須臾之間是故和鸞設於衡鑣珩璃拖於步趨工歌不輟於饗獻而瞽師不離於左右若是備矣而又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釋也故曰琴君子之所常御也自道之衰所以為防範節度之具次第盡廢而古樂之亡久矣惟琴猶有古之遺聲而人往往有能傳之者雖律呂之制不知其合與否而其和平淡泊沖雅幽遠之趣猶有存者夫三尺之縎方寸之越

引宫商角徵羽間作而天地之變化山川之流峙君臣父子之恩義人倫政事之紀綱動植品物之性情與夫放臣逐子之所悲切去婦孤嫠之所感激鏗然迭出其變無窮或溟然如陽之舒或揫然如陰之慘則其理之所寓亦遠矣喜怒哀樂之感動其心而好惡生殺之形見乎聲則機之應亦微矣故以躁心聽之者能使之釋以和以怠心聽之者能使之抗以武以慾心聽之者能使之淡以平以慕心聽之者能使之廣以適則其用之

所見亦衆矣夫桑間濮上之音咬哇下俚之曲君子既皆屛之而不聽而古人所以為防範節度者皆廢則有志於古者欲有以寓其心以為撿攝繩約者舍琴則何以為具而致其謹哉是以山林隱約之士畸人静者之倫每於是焉聽之亦庶幾古人所以養其德之遺意哉永豐鍾君某隱者也好琴因題其軒曰聽琴其子深省徵文於余而予為之説如此

劉仲和字説

吳氏壻騏自京師走萬里謁余西南夷因致其友劉仲和父之言以字說請仲和名庸吾郡醫學正科天然翁子也居京師儀鳳門外以善醫稱於人夫男子二十曰弱冠冠則賓字之辭而祝焉仲和年已強壯且不遠萬里而願有申其說意亦厪矣志亦篤矣余雖不敏其何敢辭乃為之說曰天地之氣不和而災沴生焉人身之氣不和而疾病生焉雖天地之大不能無待乎燮理況一身之微詎能無頼乎調攝耶勗爾仲和父天人一體

也醫相一理也保天之和受天之祉也勉乎哉抑嘗聞之秦有名和者古之良醫也其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聲徵為五色淫生六疾觀其言信其為醫之良也已有同乎其名有得於其言乎得其言斯得其術矣茍不得其術而徒有其名君子奚取焉勉乎哉雖然和未必知道也董子云遠近莫不一於正亡有邪氣奸其閒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正蒙云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中庸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噫余之言合天人者不可因之以求董子之言乎正蒙之言狀道體者不可因之以求中庸之言乎中庸之言至矣以德行言之曰中庸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也必戒懼而存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必慎獨而有發而中和之節必推而及之而天地位萬物育仲和血氣方盛苟思其名若字之所謂庸所謂和者而俛學焉聖賢可希也豈曰和云乎哉余老矣竄伏遠夷孤陋已甚所以告仲和者如是止耳凡縉紳先生號能言天人者莫不在京師

尚以余言質之

憑虛子說

都督馮公少讀蒙莊之書而說之自號憑虛子年既壯而德愈盛位既崇而行亦尊明乎性理之學而實踐憑虛之號自若也或者疑問於愚曰莊周之所學公之所自號可得而聞其說歟愚應之曰老聃去仁義而言道德蒙莊其流也愚未嘗學其學固嘗見其書而識其說之一二焉耳夫憑虛御風非神僊不能周之言曰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雖免於行猶有所待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惡乎待哉則憑虛御風亦有間矣何也乘天地之正者實無所乘也御六氣之辨者實無所御也斯謂之憑虛也有所乘有所御則有所待矣憑虛無所憑也無所憑無所待也無所待以遊無窮也其為至人乎公號憑虛其以此乎曰夫天下仁義以治之夫兵仁義以行之天子命大將軍帥師三十萬平南蠻三十六部公實佐之以成厥功可謂奮仁義之勇者

矣奚取乎去仁義而言道德之流號憑虛以求神僊哉
曰周之言皆寓也公之號亦寓也公以道德仁義為體
用之實而猶寓意於神僊者不有其功不淫於富貴故
也且功蓋天下而侶不自已者周之所與亦公之所與
也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者周之所鄙亦公之所鄙也
公豈亦學其學者有其言以契於心而說之耳抑周有
言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傳
說得之以相武丁公其傳說歟雖然傳說進於王之言

公所知也積於厥躬之道與周之所道公能辯之矣夫令名德之輿也公有令德則有令名奚庸疑於自號問之者唯唯而退故叙之為憑虚子説

傳

朱節婦傳

嘉禾之梧桐鄉鳳鳴里有節婦方氏與夫朱原震生一子未晬而夫死節婦時年一十有八自誓不再嫁以教養其子冠而成人鄉里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朱節婦人

生天地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貴有别而已五常之道皆由是而出焉故衆卦生於乾坤王化始於關睢此聖人立極之大意也女子從人者也夜行則秉燭下堂則有傳男女衣服不同椸架飲食不共寕器笄珈鞶鑑褘翟絺袢咸有式焉史有箴女有訓所以革其蕩心而申其别也既嫁夫子則從夫夫死則稱未亡人先王制禮如是其嚴也然墻茨之刺屢興於壼寢凱風之詩每歌於閭巷桑間濮上終然亂雅三代之時已如此矣況當

元之季年風紀為之大壞而朱節婦素非圭臯之冑固未嘗夙膺成訓者也不幸盛年遭人倫之變感激矢心不為血氣所使而能自拔流俗堅剛松柏之操傲霜雪而後凋真女子中之特立獨行者豈但失節之婦聞此而慙恧世有士君子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不絶先王之法言而為移座客之行者聞朱節婦之風亦可稍知愧哉其子焯讀書孝謹恐泯其母氏之德也求當世大夫士為文章歌詩以貽於後王蒙遂為之立傳而繼之

以詩詩曰梧桐鳳鳴千秋來下夫死不嫁惟朱節婦鳳凰梧桐和鳴喈喈鳳死凰孤巢有鷇雛雛之鷇矣鳳單而哺竹實不食孰啄孰呼雛鳳既成五彩其翩翾翔於漢惟鳳之德卓哉節婦行冠姬姜載汎柏舟中流湯湯髧彼兩髦實惟我匹矢死靡他為婦之則嗟嗟夏姬亂者數國顔如舜華殛婦之塍皇兮皇兮千載見之庶敦薄俗作此頌詩

夏節婦傳

節婦顧姓吳興之璉市顧輔辰女也幼敏慧勤女工年二十一適秀之鳳鳴里夏子昭相夫治生克盡婦職善事舅姑年二十七生子信纔四歲其夫與姑相繼而歿居喪盡哀竭力營塟事終三年喪舅使人諭之曰吾自有子能養吾亦能撫汝子汝宜自處泣而謝曰妾聞烈女不更二夫舍此將何之父母亦使人諷之曰汝舅老叔能養也汝子幼叔能撫也人生幾何汝毋自苦也答曰吾身為夏氏婦吾知奉吾舅撫吾子盡吾職而已豈

有他哉諷之屢終不易辭人知其志不可奪不可復言娣或傲待之愈和娣亦化之由是家庭之間孝弟藹然也既十年叔亦亡視孤姪猶已子又七年舅與娣姪俱亡獨節婦母子偹嘗艱苦保其家不至於覆墜今節婦年五十四信年二十一矣其比隣有朱節婦者朝廷已旌表其門復其家而夏氏之事獨未上有司之失也史官曰去古既遠民風日婾人欲熾而天理熄矣今二節婦連芳並耀於鳳鳴一里巷中天理之在人心者豈終

熄耶是宜旌之以扶植彛倫為世道勸也嗚呼女子之從人猶臣之事君也不幸而遇患難當死生以之是故從一而終婦之貞也不事二君臣之忠也然則世有拜虜乞生望敵先遁之臣聞二婦之節者其亦知所媿也夫其亦知所媿也夫

箴

御史箴　此本元張文忠公所作公為都御史時有取焉為添如鑑之明如弦之直兩句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

之紀之為其舉措休戚繫之為其邪正善惡隨之激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毋玩法以偷毋怙勢以仇斁我彝憲時汝之尤毋皦皦沽名毋庸庸保祿毋毛舉細事毋蝟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尚其賢亦有延年益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恧怩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邪勁松不屈鷙鳥無朋如霜之清如鑑之

明如弦之直如衡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
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哉斯箴

銘

思貽齋銘 金華張彥煕氏有齋曰思貽今為經歷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徵余銘故銘

人有子孫無不愛之惟其愛之必思遺之子於父母宜
無不愛父母雖沒思貽為大子孫何遺厥謀則難勿遺
以危惟遺以安父母何遺往者不復貽以令名勿貽羞
辱惟善不善在思不思茍能思之不差毫釐思其令名

為善則勇思其羞辱不善則恐記禮有經訓言昭兹張氏純孝齋名思貽曰昔父母以安遺我我其為善曷云不果始以將思終以果成如泉之出如木之萌木之欣欣泉之混混豈唯顯親亦錫其胥擇而固執止而不遷舜徒孳孳回也拳拳我銘其齋匪張是美凡為子者視我銘只

跋

跋平軒卷

處天下之事莫如平內而平其心外無不平矣然公則平私則險君子小人之分公私平險之異爾上虞施改之氏昔嘗仕於時名其軒曰平其能公而平者哉今其孫讓持卷逄萊驛謁余文余非能以文鳴不平者姑與之論平讓謝曰得吾大父之志矣請書之故書

跋三友圖卷

王山農所畫梅固多見之此圖作掀蓬尤佳筆也顧雲屋松髙士讓竹固不多見今觀二圖足配掀蓬矣姚江

陳履初合三圖為一卷命之曰三友夫友也者友其德也植物奚取焉然三者之植物猶君子之於衆人也惟知道者識之若履初者可謂善取友者矣畫云乎哉洪武歲癸亥春三月余使越上故人趙撝謙氏持卷索韻語以公事未暇也姑書是以歸之

巽隱集卷四